

北行漫记

红色中国报道

〔美〕哈里森·福尔曼著

路旦俊 陈 敬译



「美」哈里森·福尔曼著

北行漫記

——
红色中国报道

〔湘〕新登字 001 号

北行漫记 — 红色中国报道

(美) 哈里森·福尔曼 著

路旦俊 陈 敬 译

*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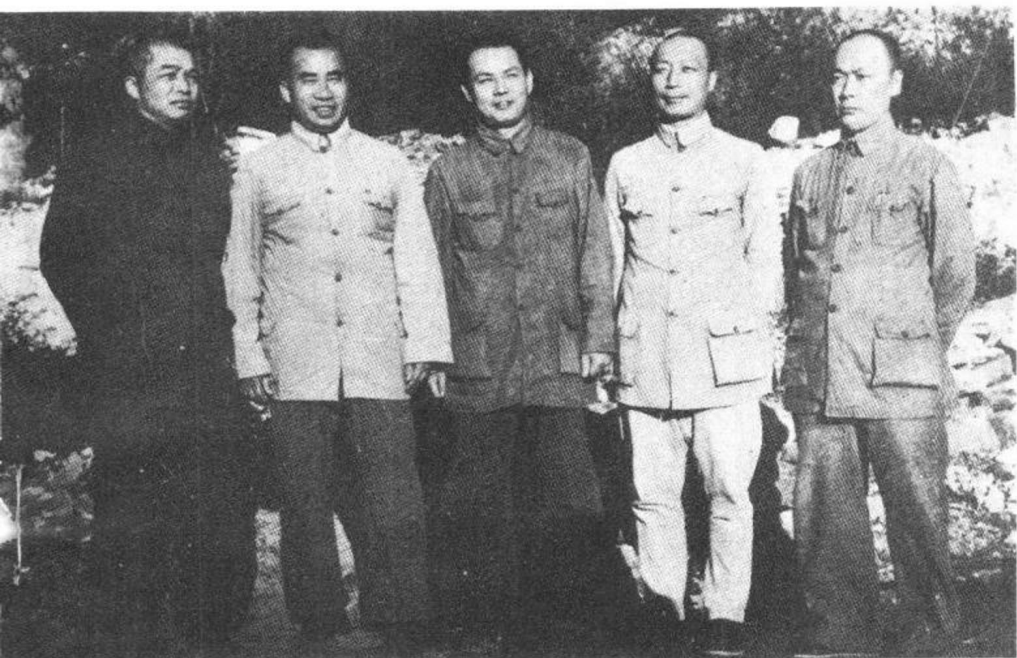
199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8.5 插页: 4

字数: 188000 印数: 1-20000

ISBN7-5438-0537-5

K·88 定价: 6.10 元



▲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五位最高军事指挥，左起：副总司令彭德怀，总司令朱德，总参谋长叶剑英，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的司令员聂荣臻，沿长江作战的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。

▼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他的妻子、上海著名的电影演员蓝蘋。她于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



▲边区第一号劳动英雄吴满有(左)和著名的 359 旅年轻的指挥员王震将军在一起。

▼王震将军的 10000 多名战士，在南泥湾地区垦荒开田，已经成了自给自足的农民。





▲ 717 团的三位英雄，左起：左齐，陈外偶和刘川连。左齐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臂。这是在那次战斗中缴获的日军重机枪。



◀ 民兵们背着各种各样的武器，有土制的鸟铳，也有相当现代化的冲锋枪。这些冲锋枪是战前太原兵工厂制造，然后又从伪军手中缴获来的。太原兵工厂现在被日军控制。



▲“希特勒”请求“东条英机”进攻西伯利亚，以图挽回败局，但东条说正在进攻 的美国人使他忙得焦头烂额。后面挂着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斯大林、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肖像。

▼活报剧表现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登陆。他站在人组成的“战舰”上，前面两个人举起手代表船头。





▲一队民兵扛着土制的木炮。这些木炮用榆木制成，炮膛直径3英寸，装上石块和废金属，用一根长绳拉动一个火绳装置发射。

▼孩子们的玩具是木制手榴弹、地雷和木枪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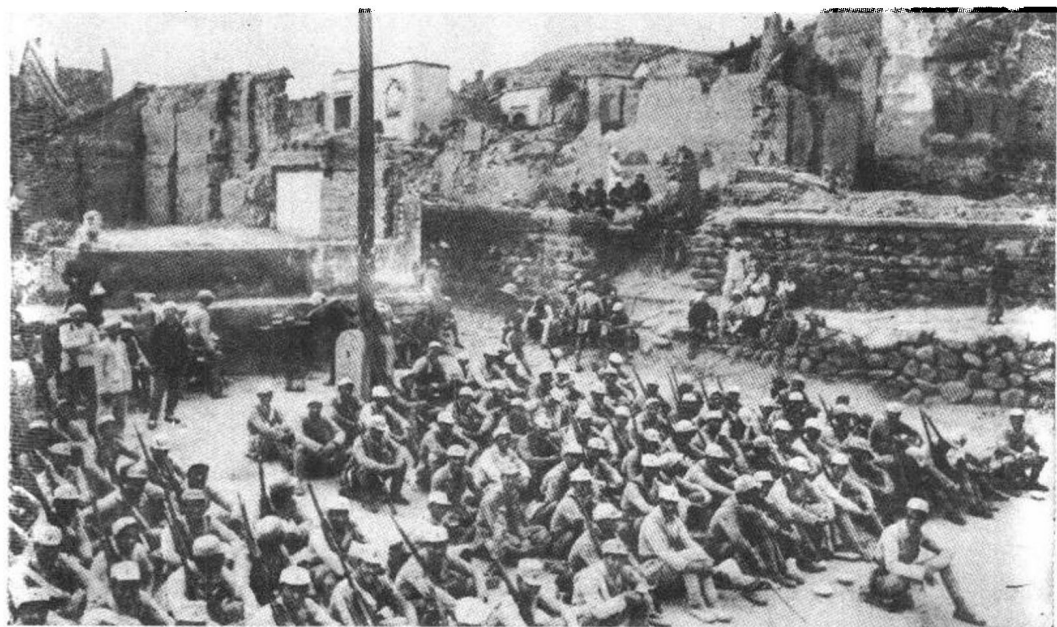
▲一位民兵抱着大得惊人的土制地雷，褂子上还插着一颗手榴弹。

▼作者在参观火药的生产制作，与民兵们交谈。





▲这些八路军战士一整天都以阅兵式的方式扛着枪行军。每隔一会儿，当军官吹响哨子时，士兵们整齐地将步枪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上。 ▼他们甚至在休息时都保持严格的军纪。





▲当地的妇女正在给战士们分发慰劳品。

▼这一群伪军是八路军在几个小时前袭击日军据点时抓获的。

(图片说明均据原著译出)



珍贵的书 可敬的人

——《北行漫记》及其作者

(代序)

李 良 志

毛泽东说：“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，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，而不要忘记他们。”^①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，就是这样一位中国人民应当记住、而不应忘记的朋友。他在 1944 年夏，冲破国民党的百般阻拦，奔赴延安，奔赴抗日前线，向全世界忠实报导了抗战圣地延安，报导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、英勇抗日的尖兵八路军。

福尔曼 1898 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。他从小酷爱艺术，1922 年至 1925 年间，先后就读于芝加哥美

^①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合订本第1269页。

FG 6P 16

术学院和密沃基莱顿美术学院。1929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。1930 年，他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，首次来中国。不过这时，他已成为决心投身于新闻事业的记者了。为了采访世界著名的神秘高原——西藏，他三次来到这个世人望而却步之地，于 1935 年出版了《被禁止通行的西藏》一书。从此，他成为美国有名的探险家、摄影家、战地记者。他深受埃德加·斯诺的影响，对“红星高照”的中国西北极为向往，于 1937 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前夕第一次抵达陕北，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的中国红军，并会晤了彭德怀、贺龙等红军的将领。他赞赏中共关于国共合作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，对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满怀崇敬之情。

1940 年，福尔曼作为《纽约时报》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、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，再次来到中国。这时，国共关系已由抗战初期较为密切的关系，不断逆转。在国民党的官方舆论上，什么“共产党捣乱”、“八路军、新四军游而不击，不听指挥”、“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，向外扩展”、“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”、“苏联阴谋侵略中国”^①，充塞报刊。也正是以这种舆论为掩护，国民党于 1940 年冬，1941 年春相继在华北和华中发动了反共的军事进攻；在皖南事变中，歼灭新四军 9 千余人。1943 年夏，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。这时，国民党已断绝了对八路军、新四军的一切接济，以 50 万大军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。国民党当局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访问中共所辖区域，他们发往各国的一切新闻稿中，均须经

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第 535 页。

国民党宣传部严格审查，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的新闻报道均予扣发。

福尔曼不相信国民党对中共的上述攻击，但也产生了疑虑：“在那些封锁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共产党人真的像政府当局所描绘的那么坏吗？他们真的在背信弃义地袭击中央政府军吗？他们真的拒绝抗日吗？他们与南京傀儡政府暗中勾结吗？他们是否压制人民？他们和俄国共产主义有什么联系？……”^①一颗新闻记者的良心，驱使福尔曼尽快出访延安，报导事实的真象。1943年5月，福尔曼与在重庆的外国记者，发起成立了“驻华外国记者协会”，向国民党中宣部提出放宽新闻检查标准的要求。之后，又向蒋介石提出了“请愿书”。1943年11月，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，各国记者纷纷响应。这时，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，苏军已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、库尔斯克战役的辉煌胜利；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多次重挫日军，并在中国战区组织了盟国协同作战的缅北、滇西反攻作战。1944年春，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危局，进行打通粤汉路的“一号作战”（即豫湘桂战役），国民党军“兵败如山倒”，节节溃败。美国此时对蒋介石强烈不满，坚决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陕甘宁的数十万大军，增援缅北、滇西作战和豫湘桂作战，并提出国民党必须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。美国军事当局当时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空军和无线电通讯基地，以便轰炸日本本土，和将来进行对日反攻作战。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，此举必须有中共的有效配合。福尔曼等

^①《北行漫记》第1-2页。

趁此良机，再次向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提出访问延安的强烈要求。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严重压力下，一直以“以后再说”、“目前不大方便”、“局势动荡”……等为由进行搪塞的国民党当局，已无法再拒绝外国记者访延的要求了。1944年4月10日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正式表示可组团访延。但为了阻挠记者们的顺利采访，提出要将外国记者访问团扩大为中外记者访问团，并要以国民党官方人员为领导，以监视整个采访活动；又规定采访路线是先访问西安和晋西阎锡山防区，然后才可进入陕北；此外所发新闻，均需经访问团领导批准。

记者团共21人，其组成是：斯坦因（美联社、《曼彻斯特导报》）、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记者），爱泼斯坦（美国《时代》杂志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同盟劳动新闻》记者），福尔曼（合众社、伦敦《泰晤士报》记者），武道（路透社、《明星周刊》、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记者），夏南汗神父（美国《天主教信号杂志》、《中国通讯》记者），普金科（塔斯社记者）。9名中国记者是：孔昭恺（《大公报》）、张文伯（《中央日报》）、谢爽秋（《扫荡报》）、周本渊（《国民公报》）、赵炳娘（《时事新报》）、赵超构（《新民报》）、金东平（《商务日报》）、徐兆镛（中央社）、杨嘉勇（中央社）。记者团领队：谢保樵（国民政府法院）、邓友德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）。记者团“随员”4人，他们是魏景蒙、陶启湘、张溯生、杨西昆。6名外国记者中，只有夏南汗神父对中共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，福尔曼等5人对国共关系都持客观、正直的立场。他们对国民党官方所派的领队、记者、随员，一开始就知晓其用心，只是心照不宣罢了。

记者团于5月17日从重庆乘飞机抵宝鸡，然后坐火车至西安。根据重庆关于必须首先访问非共产党区的钦令，记者团在西安参观访问了工厂、机关、学校、集中营。访问中，成群的国民党特务扮成人力车夫、招待，寸步不离地跟在记者们的屁股后面。访问集中营时，西安当局特意安排几个“觉悟”了的，被共产党“迫害”过的“模特”，向福尔曼等“诉说”边区的“黑暗”。思想敏捷，又富有经验的福尔曼，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，两三句切中要害的提问，使“模特”们狼狈不堪。

访问历程，一开始就像是在迎送国宾一样，专列、豪华酒宴和铺张浪费的各种招待，使福尔曼等极为反感。因为福尔曼知道，中国在浴血奋战，人民困苦不堪。

5月21日，记者团乘汽车离西安东行，经合阳、韩城，在宜州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吉县。抵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防区。阎锡山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“游而不击”的故事，介绍了由他创立但以后中共在其中有很大影响的“联盟会”、“新军”的种种“不轨行动”；此外，还特意介绍了他在山西的得意杰作“物产证券”、“按劳分配”、“兵农合一”，大谈他的哲学和经济理论。福尔曼知道，重庆的这个安排，是要以阎锡山的“社会主义”来反对中共的政治、经济政策。作为一个忠实于客观实际的作者，他没有对阎锡山的理论和社会模式表示反感。他用心地听着、记录着，他认为阎长官的社会经济改革也不失为一种试验。只不过他对传闻的阎锡山通敌，大不以为然，并有点与人为“恶”，他一再追问阎锡山曾几次与日军密谈？地点？内容？使阎锡山面如土色。

5月31日，记者团离吉县从平渡关西渡黄河，进入陕

北的凉水崖。6月1日，八路军第359旅旅长王震，奉中共中央之命，从延安带着牲口、车辆来迎接记者团，同行的有翻译陈家康、徐克立夫妇。王震举行茶话会，介绍开垦南泥湾的经过，然后参观了兵营、延长县的油田、南泥湾的生产展览、伤兵医院，以及这个旅在对日作战中缴获的武器等等。福尔曼一进入边区，仿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他对朴实无华、穿着破旧、少年英俊的王将军满怀亲切之情，对他作战骁勇又善于组织生产十分敬佩。福尔曼注意到，他在南泥湾所看到的缴获的日军武器，比在重庆看到的要多得多；而南泥湾的医疗设施，由于国民党的封锁，却是惊人地匮乏。他说：“药房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行西药瓶子，上面贴着拉丁文标签，但所有的瓶子都是空的。外科器械都是用废钢铁制造的，大多数是用日本炸弹片制的。”^①同行的国民党记者，自然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他们一进入边区，便偷偷窜到老百姓家“采访”：“喂！有没有鸦片烟？我们高价收买。”群众的回答，使他们一无所获，扫兴而归。

6月9日，记者团抵达延安。当日下午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设宴为他们洗尘。10日下午，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，晚上举行了音乐会。福尔曼写道：延安的特殊款待，不过是干净的窑洞和比较丰富的陕北菜肴而已，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。在中西古今各种乐器合奏的舞会上，他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。

6月12日下午，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客厅接见记者团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当时正值盟军在欧洲开

^①《北行漫记》第40页。